

向各个角度敞开

XIANG GEGE JIAODU
CHANGKAI



南帆著



海峡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向各个角度敞开/南帆著. —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
2005

ISBN 7-80719-044-2

I. 向… II. 南… III. 当代文学—文学批评—中
国—文集 IV. I206.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20795 号

向各个角度敞开

作者:南 帆

责任编辑:余明建

出版发行:海峡文艺出版社

社址:福州市东水路 76 号 14 层

邮编:350001

发行部电话:0591—87536724

印刷:福州市晋安文化印刷厂

邮编:350012

开本:890×1240 毫米 1/32

字数:305 千字

印张:12.625

插页:2

版次:2004 年 12 月第 1 版

印次:200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20000 册

ISBN 7-80719-044-2/I·044

定价:22.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寄承印厂调换

自序

这部集子的风格与我的另一些学术著作略有差异——这部集子的理论概念不那么密集,尽量避免过于涩重的学术语言,力求坦率、犀利,开宗明义,一针见血。很长一段时间,我时常感到,批评对于文学的介入正在削弱。吞吞吐吐,虚与委蛇,批评很少与成长之中的文学对话,批评家之间缺乏正面的思想交锋——许多时候,文学常常察觉不到批评的存在。虽然文学已经不是社会关注的焦点,但是,文学的中坚分子并没有撤离,一批更为年轻的文学生力军仍然源源不断。他们的心目中,文学还在持续地突破,并且不断地制造分歧和悬念。文学是一个值得争辩的题目,他们愿意倾听种种声音。这时,批评有责任应声而出。在我看来,至少必须有一部分批评家能够进入争辩的氛围。这些批评家不是以局外人的方式超然地研究和描述文学史;事实上,他们的发言和辩论本身就是文学史的一砖一瓦。也许,批评家的观点很快被埋没,但是,他们的活跃始终构成了文学史内部的动力。这部集子之中的许多篇什就是在这种观念支配之下写成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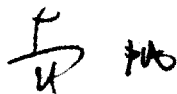
正如人们意识到的那样,大众传媒业已构成这个时代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许多文学的报道、评价、辩论均发生于大众传媒之上。另一方面,种种哗众取宠的商业宣传也在大众传媒大行其道,谋取经济利润或者文化资本。批评如何操持相宜的语言登陆大众传媒,有力地发出自己的声音,激浊扬清,这是批评的实践面临的

一个问题。这时,风格也是力量。

批评疏远文学的另一个表征是作品文本分析的减少。上个世纪 80 年代以来,文学理论接受了大量的概念术语。这极大地开拓了批评家的理论视野。但是,这也产生了另一种倾向:不少批评家总是习惯地藏匿于某些大概念背后,对于千姿百态的作品发表一套千篇一律的观点。我曾经批评过文学研究的“大概念迷信”:阐释文学的时候,“我们不该轻易地将赌注押在一两个大概念上面;不该想象找到一两个精彩的大概念包治百病”。追溯历史,现实主义、浪漫主义或者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都曾经充当批评的大概念。批评家热衷于使用大概念分类归档。他们不愿意深入解读作品,短兵相接;某些时候,大概念的滥用甚至会遮蔽作家的独特发现。这显然是一种理论的懒惰。编辑这部集子之际我再度感到,作品文本分析的论文触到的是文学的体温和脉搏。

集子最后一辑的论文篇幅相对大一些,涉及问题的线索也相对复杂。一些作品的文本分析引出了相应的谱系,“文化研究”以及学术体制均与文学研究的历史语境有关。《四重奏:文学、革命、知识分子与大众》这篇长文论述了 20 世纪文学、革命、知识分子与大众之间的关系演变史,发表之后得到学术同仁的不少肯定。对我说来,这篇论文的文学史解读是一系列具体研究的总结。

是为序。



2004 年 12 月

目 录

辑一 媒体时代的作家

媒体时代的作家	(3)
时尚与文学的趣味	(7)
游戏感	(13)
没有方向的暴烈	(18)
文学与非正常死亡	(23)
作家的出生	(26)
拒绝投机	(29)
数字的背后	(33)
女性文学的明天	(36)
好作家,或者重要作家	(38)
批评抛下文学享清福去了	(41)
“学院派”批评又有什么不对	(45)
低调的乐观	(49)

辑二 小说与历史

小说和历史的紧张

——读李洱的《花腔》	(55)
------------------	------

文明的悖论	(64)
分裂不可弥合	
——读《万物花开》	(72)
《还珠格格》:快乐的幻象	(79)
反抗与白日梦	(82)
历史的遗照	(85)
札记:叙述风格·紧张·视域	(91)
浪漫·戏谑·魔鬼	(98)
神话与城市	(105)
生存的位置	(112)
中心价值的阙如	(119)
童真·隐喻·内心生活	(126)
日常的奇异与奇异的日常	(129)
大地的脉动	
——读张炜的《丑行或浪漫》	(138)
血腥与爱情	
——读王力达的长篇小说《厄运》	(142)
恐怖的《一九八四》	(145)

辑三 散文的境界

向各个角度敞开

——序《七个人的背叛》	(151)
背叛,或者回归	(157)
分类与自由	(160)
思想含量与境界	(165)

记忆深处的校园	(167)
务实与乐观	(170)
地域与性别	
——读艾云的随笔集《南方与北方》	(174)
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	(176)
诗与日常主义	(185)

辑四 艺术与技术

80年代与“主体问题”	(191)
90年代文学:描述的坐标分析	(197)
地域与文学的音阶	(202)
熟悉与生疏	(205)
概念的阐释	
——《20世纪中国文学批评99个词》前言	(209)
新文化与世界文学	
——《大学语文新读本前言》	(212)
视觉的苏醒	(215)
电影与电视	(218)
艺术与技术	(221)
快乐的学习	(223)
令人失望的答辩	
——兼答张颐武先生	(227)
为什么对簿公堂	(233)

辑五 文学的语境

学术体制: 遵从与突破	(239)
文化研究: 转折的依据	(247)
文化研究: 打开了什么	
——关于文化研究的对话	(256)
理论的历史命运	(264)
福建小说: 两翼与前景	(274)
横看成岭侧成峰	
——读 1992 年《花城》小说	(294)
《受活》: 怪诞及其美学谱系	(311)
《白鹿原》: 文化尴尬的隐喻	(331)
四重奏: 文学、革命、知识分子与大众	(350)

向各个角度敞开

辑一
·
媒体时代的作家

媒体时代的作家

杂志的编辑电话约稿,询问近期的文学观感。我的确有些不知所云。记忆之中,文学似乎正在变成一堆消息。一批作家声势逼人地呐喊“断裂”,王朔和金庸华山论剑,美女作家大闹上海滩,余秋雨和余杰分别在“盗版”或者“忏悔”的主题之下冲锋陷阵,间或似乎还有一两个真伪莫辨的剽窃案或者版权纠纷。这些纷至沓来的消息之中,我唯独记不起出现过哪些重要的作品名字。谈论文学仿佛已经不再是谈论作品了。结构,象征,文本分析,心灵辩证法——如果谁还端出分析的架势煞有介事地使用这些过气的概念,他肯定会被形容为不可救药的酸腐之徒。

我终于明白,媒体的时代来临了。记者出场之时,就是批评家退席之日。记者善于制造狂欢气氛,批评家只能啰嗦一些沉闷的道理。现在的人们正迫不及待地举行“欢乐总动员”,谁还受得了那些晦涩而又乏味的概念术语?作家当然明白,媒体可能让他们一夜成名,批评家的大块文章至多是日后文学史收集的资料。媒体的本性是耸人听闻,于是,制造一些花边新闻犹如成名的一条终南捷径。若是在电视屏幕混个脸熟自然属于上策,否则就要在众多小报上频频亮出自己的名字。当年的王朔对于这些手段无师自通,后来的经济界人士方才传来“注意力经济”之说。现在终于有一大批作家醒悟了。这是媒体的时代,消息远比作品重要。不少作家以制造消息为能事;如果作品本身没有太多可说之处,那么可

以在签名售书时脱一脱衣服——当然必须是正在芳龄的女性作家。这就是消息。我们当然没有理由断定，擅长于制造消息的作家拿不出作品；但是，套用一句老话形容我们的阅读感想，“雷声大雨点小”常常是免不了的叹息。

识时务者为俊杰，我们必须谅解这些作家投合媒体的苦衷。令人反感的是，这些消息看起来怎么都那么相像。我们很想拜托媒体从作家那里搜集一些耳目一新的趣事，结果总是令人失望。大言不惭，故作狂傲，挑战权威，邀打成名，这些策略多年前已经是公开的秘密，许多作家至今仍旧乐此不疲。从古代的竹林七贤到现代的尼采或者李敖，我们多少见识过一些放诞的言论，因而这些作家的老一套表演让人觉得了没劲。眼下广告公司林立，偶尔还能见到一些颇有创意的文案和策划。相形之下，这些作家不约地流露出计穷的窘相。

我们听说过“影响的焦虑”这个论断，明白这些作家为什么必须与他们的前辈过不去。不少作家乐于表白自己从不读书，这是他们心目中天才形象的重要组成部分。不论他们在山洞里修炼多久，是否熟读加缪、博尔赫斯或者亨利·米勒，他们总是将自己形容得如同横空而出的旷世奇才。我们千万不要随便去挖掘他们与前辈之间的师承关系。我们都读得懂这里的潜台词——他们的才华无论如何挡不住，即使没有启蒙老师也照样成功。这些作家的另一个伎俩是对于文学表示轻蔑。他们自称痴迷于足球、围棋、音乐、旅游、啤酒，如此等等，就是对于文学不屑一顾。如果他们的哪一部作品声誉雀起，那一定要说成是不小心写出来的。偶一为之即为经典，这才是大师的作派。即使如此，一些作家还是意犹未尽，那么他们就会有一些更为夸张的言论。一个作家赞扬另一个作家是中国最好的思想家，然后就急不可耐地补充说只有他读得懂自己的作品。如果说这种自我表彰冒出了一股不可掩饰的傻

气,那么,另一些贬抑之辞更为粗鲁。一个稚气未脱的作家想都不想挥挥手就说,中国的作家全都不行,口气之大如同坐在审判席上的上帝。我真的不想指责这种说法幼稚或者无知——我只想说发表这种观点的人的确太懒。他们好歹也该读几本中国作家的作品,数落一下哪几个作家不行,具体地挑剔一些毛病让我们开一开眼界;即使我们不同意,他们也能自称是一家之言。随随便便的一句话就打发了整个中国,这种虚张声势又算什么?多年之前,这种姿态或许还能把中学生吓一个跟头;如今,这种游戏已经谁都能玩了。“中国的批评家全是低智商”,“中国的编辑全是有眼无珠”,说说这种大话不费吹灰之力——这又能显示多少天才的眼光呢?

我们自然明白,这一切统统称之为“个性”——个性是众多作家的护身符。的确,如同人们曾经看到的那样,许多作家均是个性分明的人物。托尔斯泰在拷问人物灵魂的同时也在不断地拷问自己,以至于耄耋之年离家出走,这是一种个性;鲁迅声称要为自己的敌人保持健康,努力吞服鱼肝油,这也是一种个性;这些个性的背后不存在某种赢利——包括赢取某种文化资本——目的,因而令人敬重。可是,现今的一些作家更像是伪装某种个性从事投机。他们的个性总让人觉得是一个精心设计的人工合成品;更为确切地说,这是一种投合媒体的个性。这些个性背后隐藏了某种令人不舒服的乖巧。这些作家貌似我行我素,对于一些已经无法发言的经典作家痛加鞭挞,犀利言辞表白的是一种英勇的姿态而不是思想锋芒。另一方面,他们对于媒体或者出版商通常恭敬有加,对于一整套商业操作技巧运用自如。因此,他们的形象常常是一个卖出了好价钱的勇士。制作一种富有票房价值的个性,这的确是媒体时代的商业动态。

我们得承认,多数“新新人类”作家都在竭尽全力地与众不同。套用一個流行的形容词,他们似乎都在扮“酷”。但是,这种“酷”多

半是青春期骚动的修辞。坦率地说,我对于那些未经淬火的个性不太信任——尤其是在中国的文化环境里。我在那些青春期骚动的修辞背后常常读到的是一种“撒娇”——这个词是从山西作家李锐那儿借来的。他们的个性只能在一个相当优裕的环境之中成活,观众必须微笑地赞赏他们有些过火的表演。他们年纪还小,他们70年代之后才出生,所以,他们必须像娇嫩的花朵一样得到照顾呵护,这是许多表演事先签定的文化协议。我不了解“酷”的修辞学可以承受多大的压力。我听说过一些“新新人类”——不一定指的是作家——的故事。据说只要在某些人的肩上稍稍搁一些重量,他们的膝盖很快就会发软。的确,我期望“新新人类”这个称谓代表的是锐气,而不是脆弱。

文学已经变成了一堆消息。幸好我还是知道,另一些没有登上媒体的作家依然存在。他们依然默不作声地写作。我对于这些作家满怀敬意。坦率地说,他们之间的绝大多数已经无望问鼎大师的荣誉,但是,他们各安天命,无怨无悔。尽管置身于媒体之外,这些作家充当的是一个社会肌体之中的文学神经。他们是媒体时代的幕后者。提到这些作家的存在并没有否定媒体的念头,更不是挑拨文学拒绝媒体。许多业绩不凡的作家并未回避媒体。但是,他们没有因为媒体的包围而丧失了重心。他们不会故作嚣张,撑起肩膀横着走路,生怕他们的消息不够分量;这些作家侃侃而谈的同时神闲气定,该怎么说就怎么说。这一切让人觉得,他们对于自己的作品心中有数。无论如何,如果没有作品唱主角,消息只能是消息——消息是很快就要过时的。

时尚与文学的趣味

“时尚”这个概念正在变成时尚。谈论时尚是文化和身份的表现,文学当然不甘落后。文学担任过灵魂工程师,还承担过启蒙、主体、自我或者别的什么,现在轮到处理时尚了。

何谓时尚?服装款式,流行歌排行榜,电影明星,畅销书,化妆品品牌,休闲方式,轿车档次,MBA……时尚就是流行的大众文化符号。时尚没有历史之根,没有悠久的传统。因此,时尚可能由于一个偶然的原因突如其来,盛况空前,甚至咄咄逼人;时尚也可能毫无理由地遽然而灭,不知所终。当然,时尚总是人多势众,大规模的互相摹仿是时尚的基本特征。时尚运动古已有之,“楚王好细腰”就曾经形成先秦的一种时尚。现代社会已经拥有种种制造时尚的复杂技巧,因此,现代时尚具有强大的蛊惑力。这也是文学所遭遇的压力。文学迟迟不愿意向时尚投诚,这种固执已经被许多人视为可笑的自闭症;然而,如果文学只能混迹于模特儿绯闻、宠物的护理和进口女性内衣的赞辞之间,人们还有什么理由期待文学撼动世界,作家还有什么理由像巴尔扎克那样夸口——用笔完成拿破仑未竟的伟业?这个时候,诗人们的字斟句酌不过是有闲阶层打发无聊的游戏罢了。

时尚的拥戴者必将提到时尚的积极意义。的确,千人一面的时代没有时尚。或者说,千人一面的时代只有一个偶像,一种风格,一套语辞和一副表情。时尚的时代证明了标新立异的勇气

——这个世界开始允许形形色色的个性露面。一些人大胆地亮出自己,领先潮流,更多的人群起而仿之,共同时髦;这即是时尚的启动。时尚的大部分内容就是推广个性,一直推广到没有个性为止。这时,时尚的改朝换代来临了。一种个性腻味了,人们就会考虑换一种。李谷一的气声,崔健沙哑的吼叫,乔丹的耐克鞋,比尔·盖茨的《未来之路》,贝克汉姆的鸡冠发型,F4 或者我的野蛮女友,如此等等。既然文学崇拜个性,为什么还不尽快戴上面具,加入繁闹异常的时尚化装舞会?

时尚背后聚集了一大批乌合之众。这肯定影响了时尚的声誉。一个白领居然与街头的贩夫走卒拥有同一个明星偶像,小县城里的闲人也大咧咧地穿起了电影导演们流行的马甲,这太叫人扫兴了。时尚的结局是通俗,个性的先锋意义迅速败坏了口味。然而,这不就是大众文化的形成吗?大众文化的确有些粗俗,有些鱼龙混杂,缺乏必要的精致和深刻,但是,大众文化生气勃勃。它将强烈地冲击纤弱苍白的精英文化。大众文化之中洋溢了民间的气息,明朗,感性,乐观,轰轰烈烈。书斋里的无病呻吟或者钻牛角尖在这里没有地位。大众文化奉行流行原则。流行就是价值,为什么一定要追求不朽?所谓的经典无非是圣上册封,是有闲文人的玩物,是学院体制的霸权象征。大众文化垂青快感,让深刻的哲理留给教授们自己享受好了。拜托——不要动不动就唠叨主题或者意义,大众已经被所谓的主题和意义弄得十分厌烦了。大众就是愿意跟上金庸快意恩仇,寻找葵花宝典;强迫他们回来考虑哈姆雷特的“to be or not to be”不是累得慌吗?大众刚刚从工厂的流水线或者田野上撒下来,疲惫的躯体和内心都需要抚慰。白日梦就是放松一下,不要再用符号学或者弗洛伊德困扰他们。时尚代表了大众的自觉追求。大众心甘情愿地为时尚付钞。知识分子热衷于标榜民主,为什么遇到了时尚后面的大众又畏首畏尾,叶公好

龙？他们真的没有发现时尚具有的革命姿态吗？

不可否认，“个性”或者“民主”都是现今的褒义词。令人生疑的是，现今的时尚承担得了这两个概念吗？一个大牌明星颐指气使，她的一个书名就卖了几十万——这个时尚文学圈津津乐道的例子怎么看也不太像“民主”的作派。从某种个性演变为某种时尚，大幅度的推广需要强大的能量。权势曾经是大部分时尚兴盛的動力。王室成员的作派，上流社会的服饰，贵族们沙龙之中的辞令，这些都曾经因为大面积的摹仿而成为时尚。如今，时尚正在成为消费主义的俘虏。时尚的潮起潮落往往与市场交易的繁荣或者萧条遥相呼应。许多时候，时尚的生产由商人们一手控制。商人们通常善于为他们家的账本制造相宜的时尚。制造时尚是他们的一种投资，他们当然有把握在追星族的尖叫或者某种风行一时的装束之中收回成本，赢得利润。这时的时尚业已丧失了“个性”或者“民主”的革命气息而更像一种商业性的圈套。

不少人当然要争辩说，他们从未被迫加入时尚。时尚的确是他们的最爱；市场成交量毋宁说体现了人们的喜欢程度罢了。这种观点往往低估了消费主义意识形态的巧妙伪饰。消费主义决不是愚蠢地摆开一个摊子，大声吆喝某种商品。生产时尚的时候，消费主义的动员必须让人们出现由衷的冲动，迫不及待地扑向某种商品。时尚推介某一种香水时不会如实地标明配料成分，而是告知这种香水将会令人迷醉于夏威夷的湛蓝天空之中。尽管时尚之中的装扮或者言辞日益相似，但是，报纸的休闲版早就放出风声——这就是现今的个性。缺乏这种个性的人无疑是时代的落伍者。为什么电视广告的主打方向是老板文化与明星文化？因为某种商品的购置有助于人们想入非非。总之，时尚善于令人们察觉到自己的欲望——但察觉不到欲望的制造。文学开始与时尚联手的时候，通常也就是文学的个性、尖锐或者历史感开始与商业企图